



# 楊秀珍

未央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楊秀珍

未央著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 23/8印張 30,000字

1956年8月北京第1版 195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

統一書號：10009·72

定价(7)二角二分



# 楊秀珍



未央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年·北京

##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首長篇敘事詩。詩里描寫了中國人民志願軍中一個女文工團員楊秀珍的生活和鬥爭。楊秀珍原是個天真的小姑娘，經過戰爭的考驗，通過血與火的洗禮，終於成長為堅強的戰士。最後，她為祖國，為億萬人民的幸福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作者用火樣的热情歌頌了人民的優秀女兒，刻劃出志願軍女戰士的優美的英雄形象。給人以極大的鼓舞和教育。

封面設計：葉 然

獻給英勇的  
中國人民志願軍青年戰士們



## 序　　詩

关于年青的姑娘，  
人們已經談得很多很多。  
的确呀，  
她們早已忘記了  
老祖母們辛酸的眼泪。  
腦子里，  
和男子一样，  
尽是想着未來的事業。  
一边走路，  
一边考慮，  
“怎么样想个办法，  
赶到那个楞小伙子的前面。”

讓我也來敘述这样一个故事吧。  
但我不是談論女拖拉机手，  
也不是談論女社長或者女秘書。  
我是來敘述一个真的士兵。  
这样的事，  
在我們以后的日子里，  
也許不再会發生。  
正是因为这，  
因為我們已經贏得了幸福。  
所以我應該來，  
應該來談談这件事情。

朝鮮，  
冬天的早晨。  
太陽還沒有出來，  
天邊閃爍着星星。  
大炮爆炸时的火光，  
漸漸的淡白了。  
稀疏的槍声，  
在搜索岩洞和峽峪。  
敌人的飛机，

搞不清这里的情况，  
嗡嗡地轉來轉去，  
像是掉了魂。  
而我們的隊伍，  
正潮水般的涌向前去。  
只听得，  
身上的槍械相碰得咔喳响，  
战馬仰头長鳴。

在那路旁的山头上，  
有一隊直立的黑影，  
那是我們的战士，  
为什么不跟着隊伍前進？  
山头上，  
小樹燒焦了，  
大樹連根拔起，  
封冻的土地，  
松散得有如滾过了拖拉机。  
战士們立在一塊青石前，  
他們在想，  
想什么……

“啊，楊秀珍同志，  
你不用擔心。  
明年春天，  
這裡的樹木會發芽，  
這裡的山花會開放。  
這裡的岩石要刻上你的名字，  
人們要在最歡樂的時刻把你歌唱。

“啊，親愛的同志，  
你放心吧。  
我們的祖國，  
一定一天比一天的強盛，  
我們的家園，  
一定一天比一天的繁榮，  
我們的兒女，  
將在和平的搖籃里長大，  
我們的子孫，  
將不再聽到槍炮的聲音。

“啊，楊秀珍同志，

勝利已在向我們招手。  
你看，  
你的同志正在踏着你的血迹前進，  
你聽，  
你的同志正在唱着你教給的歌曲前進。  
安息吧，  
只有在即將到來的战斗中，  
你才能知道，  
我們會多么的英勇！”

太陽已經出來了，  
晨星隱沒在乳白的天空。  
山頭上的战士加入了前進的隊伍，  
向着火光，  
向着南方，  
向着敵人毀滅的地方奔馳！

詩啊，  
你給我們敘述這發生的一切吧……

# 第一章

## 1

一九五〇年，  
艰难的冬天。  
志愿军把生活翻了个，  
叫白天成了晚上，  
叫晚上成了白天。  
强盗们都得了精神病，  
“怎么志愿军白天是无踪无影，  
晚上又草木皆兵。”

队伍神出鬼没的，  
从朝鲜的山谷里、

河岸上出來了。  
步兵、炮兵，  
扛長槍的和挎短槍的，  
拥挤着通过十字路口。  
前半夜过去了，  
傳來清晰的突然的槍声。  
于是俘虜、卡車、撕毀的星条旗……  
于是又一个寂靜的白天，  
又一个神奇的夜晚。

第一次战役才过去，  
志願軍，  
又为美國强盜撒好一个大網。  
現在，  
要赶快去把網口收緊，  
要大胆地插向敌后，  
像一把老虎鉗，  
狠狠地把它后退的咽喉掐断。  
墨黑墨黑的夜，  
隊伍摸索着前進。  
突然傳來口令：

“往后傳，停止待命。”

要么冲上去，  
尖刀火山都不怕，  
战士們喜欢这样。  
要么干脆住下，  
烤烤湿透的鞋子，  
抽它兩袋烟。  
只有这个“停止待命”，  
实在是不討人欢迎。  
脚，冻成兩塊冰磚，  
扛着的武器不敢放下歇歇，  
压得肩疼。  
眼皮老是打架，  
也不能坐下來打个盹。

行列那头有人說話，  
大概是傳來了新的命令。  
战士們跺着脚，  
重又打起精神。  
但新的命令還沒有來，

却先傳來这样一个消息：  
“哎，告訴你們，  
文工团來了一个姑娘。”  
“走不动了，來叫咱們背的吧。”  
“不是，說是來‘活躍咱們’。”  
战士們喊喊喳喳起來，  
是因为要赶走那悶人的寂寞，  
不是因为姑娘的來到而兴奋。

可是从隊伍旁边，  
分明地傳來了一个清脆的嗓音：  
“哎，看不清吧，  
我这兒有兩個小辮兒。  
从現在起，  
我就是你們連的人啦。  
不高兴嗎！  
这次，我要和你們一起，  
去包抄敵人。  
我可以給你們唱歌，  
可以給你們作些小的事情。  
担心我会掉隊嗎？

这我可以当着你們的面保証：  
你們走到哪里，  
就可以在那里看到我的脚印！”  
姑娘对面，  
正好站着小鬼梁成奎：  
“你沒有說完，同志，  
哪里看到你的脚印，  
那里就少不了眼泪鼻涕。”  
老班長忍不住笑出声來，  
推了一推調皮的小鬼。

## 2

冬天的夜，  
月亮越好天越冷。  
翻过一座高山又一座高山，  
冻硬的鞋底碰着冻硬的土地，  
为了進一步，  
几乎要跌上三跤才行。  
我們就是要这样，  
用兩条腿，  
去擰过他們的十輪大卡車，

从小路，  
去截断他們的大路；  
以夜晚，  
去战胜他們的白天。

隊伍，  
吃醉了酒似的走着。  
而里面，  
你会看到这么一个姑娘：  
身上穿着战士的軍裝，  
軍帽向后仰着，  
几根头髮調皮的复在額上，  
背后挂着兩個鼓鼓的挎包，  
肩上斜背着滿袋子干糧，  
一把胡琴和一支鋼筆，  
代替了战士的子彈和槍。

啊，前面橫着一条河，  
冰，冻得不薄了，  
可一踩就破。  
越深的地方，